

联合国 大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1993年10月1日,星期五

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英萨纳利先生

(圭亚那)

上午10时35分开会

圭亚那共和国总统且迪·哈甘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 大会首先将听取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圭亚那共和国总统且迪·哈甘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且迪·哈甘博士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哈甘总统(以英语发言): 今天,当我站在本讲台时,我的脑海里泛起了无数记忆,我记得作为总理于1961年参加联合国非殖化委员会,申诉我国的独立要求。圭亚那同第二次世界之后的许多其它殖民地一样急于获得独立并行使自决权。

但是,这一道路是非常艰难的。这条路上有着许多

绊脚石和造成了许多伤亡。直到1966年,在多数臣民早就获得自由之后,我们才获得独立并在国际大家庭中获得了我们的地位。

今天的世界与那时截然不同,联合国会员国的总数已经大大增加。自从1947年以来就纠缠着国际关系的冷战已经结束,使得一个新的和更民主的世界秩序有希望出现。随着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苏联的崩溃,所建立的新结构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然而,建立在对所有人民的尊重以及促进他们的普遍福利基础上的和平时代有希望出现。这是世界历史上一个振奋人心的时刻,而联合国可以发挥确定基调的作用。

圭亚那感到荣幸的是,他的代表被一致选举为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主席。这届会议无疑将是一次充满挑战的会议。我谨感谢全体会员国对我们承担这一崇高职责的能力所投出的信任票。这毕竟是一种承认,认为所有国家不分大小都能在本组织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我特别感谢加勒比共同体集团和范围更大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对我们候选资格的完全赞同。我也必须向斯托扬·加内夫先生阁下表示敬意,他干练地主持了第四十七届会议,并向尊敬的秘书长表示敬意,他为促进本世界组织不断取得成功作出了努力。

在这些动荡时期中的成功经常是不彻底的。因为尽管联合国取得了重要成就,不能说它已经实现了创始者们的崇高愿望。许多地方依然战火蔓延,殖民主义当

本记录可以更正。

对本记录的更正,应经有关代表团的一位成员签署后,在本文件印发日期后的一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科科长(C-178室),并编入记录的副本中。

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记录表决和/或唱名表决结果后如有异号请参阅本记录的附件。

Distr. GENERAL

A/48/PV.12

18 October 1993

CHINESE

然没有被消灭,今天它很可能以不同的形式生存下去。殖民主义的许多方面反映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以及成千上万的穷人对少数人慷慨大方的依赖。这种现存的经济和社会差距成为饥饿、疾病和贫困的滋生场地,最终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联合国作为多边主义的一个焦点,必须继续探索国际合作的所有领域,以便消除或至少减轻贫穷国家的问题。依本人之见,现在对需要以集体行动处理严重局势有着一致意见。尽管它有局限性,但它依然是各国进行外交、对话和谈判,从而避免冲突的最好的论坛。因此,我们应当设法加强它实现我们共同目标的能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小国,圭亚那充分致力于联合国所体现的多边合作的理想。我们来到这里公开重申我们对本组织的信念,并敦促所有会员国保证加深和加强多边主义,以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经验表明,任何国家,不管多么强大,都无法在孤立中生存。其边界不能阻挡普遍罪恶的侵蚀。归根结底,它必须同世界其它国家一道寻找解决共同问题的共同方法。

艾滋病、麻醉药品、贫困和污染,就是影响我们所有国家的普遍性问题的突出例子。控制这些祸害需要整个联合国协同行动。此外,还有自然灾害,如最近发生在印度的地震,我们向印度人民和政府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我们有所失望地注意到,国际冲突继续削弱本组织促进合作的能力,这种合作被认为是解决目前的全球性问题必不可少的。

在这一阶段,联合国的真正价值将取决于联合国对这一波国际冲突作出有效的反应,并找到可接受,而且不会成为其成员负担的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手段的集体能力。

这样的事态发展将激发起会员国的信心,使它们把

问题提交联合国机构,并使它们在投入战场之前重新依靠本组织的能力来解决争端。

我们通过国际联盟,第一次建设一个国际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在于国联内在虚弱,因而没有能力遏制民族主义、排他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泛滥,也在于对国联的基本原则缺乏尊重。在国联失败后的灾难的推动下,联合国是第二次试验。在旧金山,我们发誓不让后代遭受战争的祸害。今天,我们又有一次机会来确保真正和平与稳定的时代,把本组织的资源充分用来服务于人类,并争取具有广泛基础、可持续的发展为本地球上各国人民实现一定程度的繁荣与满足。

在我们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中,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的要求提出的《和平纲领》报告,阐述了一些建议,值得认真考虑。在承认需要根据《宪章》第七章,为安理会提供执行能力的同时,我们特别强调预防性外交,它能避免诉诸具体干涉。正如最近某些缔造和平与维持和平行动的经验所表明,这些措施充满着不确定的政治后果。而且,它们已被证明费用极其高昂,特别是对我们这样的小国,我们很难负担这样的开支。

冲突的根源五花八门,因此,每一种局势都必须深入研究,以决定和平解决的最恰当方法。有的时候,争端可能涉及法律问题,因此,最好由一个适当的司法机构处理。然而,通常冲突的根源在于一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为促进和平与稳定仔细地做好准备工作。值得庆幸的是,联合国没有失去外交办法的优势,联合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的斡旋,为长期冲突提出解决办法。

我们认为,这些例子再次肯定了对话与谈判的好处。然而,虽然今后很有希望,但其他的局势仍然微妙,

需要不断监督。索马里和苏丹必须精心扶植,使其恢复正常。在欧洲,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是人间残暴的一个可怕例子,它迫使我们寻求办法,尽快结束滥杀无辜的情况。事实上,联合国必须加快制定新战略,解决世界政体中这些长期的动乱。

中东卷入冲突已经为时太久。随着最近签署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前面的道路令人鼓舞。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现在似乎已可望实现。我们也希望,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领土问题能够得到和睦解决。

关于南非,选举日期的宣布,加上支助性结构,已给人们带来希望,即多数人统治已经为期不远,而且,我们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欢迎这一国家回到国际社会的怀抱中来。我们促请南非各族人民避免进一步的暴力,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走到一起。

我谨满意地正式表示,恢复民主传统和尊重良好治理和人权,已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和平。圭亚那将支持主张对话而不是对抗的任何建立信任机制,以此作为和平解决争端的理想手段。由于和平与发展之间内在的相互联系,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在必要时,继续寻求创造性办法,以解决争端,不然,这些争端不仅会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影响国家发展。

在圭亚那所在的本半球,我们关切的是,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古巴仍在美洲大家庭之外。我们真正认为,在本组织在一个统一的国际社会,在所有国家相互谅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努力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情况下,这是一种严重的反常现象。我们呼吁美国和古巴表现出它们的诚意,紧迫寻求和解它们的长期分歧。对于这两个主要伙伴早日言和有既得利益的加勒比共同体,准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

我们特别高兴的是,长期被困绕在过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的中美洲地区,已经从一种自相残杀的暴力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加勒比共同体欢迎此一发展给两个

邻近地区加紧合作带来的机会。我们同样高兴的是,在被一个不愿尊重人民意愿的军人专制政权控制之后,海地又一次能够自由地追求民主的道路。在重建以求社会进步的紧迫任务中,我们愿意同阿里斯蒂德总统及其政府进行合作。

圭亚那本身前不久刚结束困难的选举进程。在国际监督下,该进程是自由和公正的。我们要特别感谢联合国在确保我国人民的民主意愿得到充分尊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利毕竟是一项永远不应剥夺的基本人权。我们要赞扬联合国在充分尊重国家主权原则的情况下向要求选举协助的国家提供此类协助。但是,选举本身并不能确保维护民主:在举行选举的同时,必须设立对我们社会中的每个人提供保护的机制。我很高兴地向各位汇报,我国政府在执政后首先采取的步骤之一是加入《联合国人权公约》的《任择议定书》。此后,我们设立了一个机构间高层人权委员会,其职能是确保圭亚那遵守《人权公约》规定的进行报告的责任。

但是,这不足以满足我国公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他们获得食物、衣服、住房等方面的基本经济及社会权利也必须得到保障。人权是不可割裂的,任何偏颇都是对其基本关联的否定。维也纳会议似乎已认识到这一事实,并肯定采取整体作法的必要性。我国政府坚信,要确保我国社会的幸福,人的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因此,我国的既定方针是创造一个民主能够运作的环境,以满足我国人民的精神和物质需要。但是,在实施我们的发展纲领时,我们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以补充我们自身有限的资源。

正如今年初我在题为“圭亚那的贫困——寻求解决办法”的会议上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处于危机状态。因为,虽然最近我国出现了较高的增长率,但经济仍然很虚弱:失业率很高;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很紧缺;基

基础设施有了恶化,使社会各界易受贫困带来的各种不幸的影响。我们已经在增加生产和提高生产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沉重的债务负担严重地限制了我们。目前,每一美元,就得拿90美分偿付国债。我国外贸收益用于偿付外债的比率几乎是47个最不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这是一个无法忍受的沉重负担。虽然我们试图通过良好的治理,包括有效的管理、廉洁和精干的行政管理机构和最充分的尊重人权来合理地管理我们的支出,但是我们不能创造奇迹。最终,我们必须寻求援助,以支持我们在国内进行的努力并维护我们脆弱的民主。由于我国近8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此,只有在确保社会公正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发展,才能成功地巩固民主。

但是,目前此类支持的前景似乎比较暗淡。由于某些捐助国的经济面临着困难,发展援助有了明显的减少。捐助国的选民似乎越来越关心国内问题,如失业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发达国家主要以战略考虑为基础分配可提供的有限资源。因此,国际议程是在越来越牺牲发展中世界利益的情况下制订的。因而,迫切需要重新确定优先次序并使发展成为我们议程的首要内容。

但是,发展援助最多只不过是一服治标剂。只有在全球体系中消除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经济和贸易作法,发展中国家才能实现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1992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每年在市场机会方面我们大约要被剥夺5 000亿美元,相当于我们接受的外援的十倍,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仍然在奉行保护主义政策。因此,我们呼吁这些国家对我们的劳动和生产给予公正报酬的价格对我们的产品开放其市场。在这方面,我们敦促工业化国家在充分考虑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小国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尽快结束贸易谈判。我们还希望并要求被称作超级集团的大型区域性经济集团的形成要防止使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国家进一步边缘化。

此外,必须在目前的十年为第三世界沉重的外债问题找到最终解决办法。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4亿4 100万人口中有1亿8 100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贫如洗,尽管偿还债务的任务非常繁重,但债务总额继续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发展怎么能够实现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关于1985-1995年本地区的一项预期性报告表明,在这十年期间,本地区的贫困、失业和外债问题将严重加剧。在1981年至1990年期间,本地区偿付的外债额为5 030亿美元,其中3 130亿美元用于支付利息。但是,在同一时期,本地区的外债总额从1981年的2 970亿美元增加到1991年的4 280亿美元。难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题为“美洲的儿童”的出版物评论说,这种支付的越多欠的越多的机制是不正常的,必须加以制止。

如果发展中国家要根除贫穷、保护环境和在扩大世界贸易及结束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停滞和衰退方面发挥有意义的作用,紧迫的是,以取消债务、赠款、软贷款和重新安排偿债时间为形式免除债务。必须把债务免除看作不仅是对贫穷国家发展而且是对富国安全的投资。

意识到贫穷、贸易、人口、发展和环境之间存在的联系,我们必须加速执行《21世纪议程》中所阐述的里约行动纲领。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履行它们对这一契约的义务所需要的财政和技术方面的资源。圭亚那作为关于它对环境保护的承诺的一种证明,已划出近100万英亩的热带雨林,用于研究、管理和发展我们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在象英联邦秘书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这样的实体的欢迎下,现在所称的伊沃克拉马项目已全面展开。在今年世界环境日举行的开工典礼上,我把这一工程献给我们的土著民族,他们不仅是我们森林的主要居住者,而且还是它的监护者。今年是世界土著人国际年,在这一年中

充分承认他们在协调人与所生活的地球之间的关系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很恰当的。

我们还敦促对定于1994年4月在巴巴多斯召开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全球会议予以充分支持。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将得到充分的准备及最广泛的参加。

因此,让我们以真正合作的精神,着手处理建议中的发展议程,我们认为它与《和平纲领》自然地同时共存。实际上,没有发展就无法实现和平。如果允许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继续存在,我们对于缔造和平与解决冲突的总体努力就不会成功。近来,很多从事发展进程的机构由于某种原因而感叹其掌握的资源不断减少,而现在继续拨出资金用于大量的维持和平活动的情况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显然,人们意识到维持全球和平的重要性。然而,它不应以过度牺牲发展为代价,这导致维持和平本身成为目的,而不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福祉的手段。

联合国的普遍成员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仍然是就重要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形成协商一致意见的理想论坛。然而,很显然,就目前对它的设想和构造而言,它无法充分发挥对它预期的作用。对这一点的认识使我们着手改革和调整本组织。为此,我们必须保证我们所作的改革不仅仅是摆样子的,而是有效地促进提高本组织应付冷战后时期各种挑战的能力。因此,我们的改革必须争取把联合国确立为一个集体和协商一致地制订宏观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主要论坛。

如果讲实话的话,联合国尽管最近在政治领域取得了成功,但仍然基本上被认为是一个“讲话的地方”。象过去被描述为“永久的舞会”的维也纳会议一样,联合国在我们各国——尤其是贫穷与苦难国家——人民的眼中,被看作是一轮无休止的拖拉的辩论,产生了精美的决议,但极少有具体行动。因此,联合国要生存并成功,就必须关切各地方男女和儿童的生命。

在这种外债不断增加、经济增长下降、第三世界商品价格下跌、失业增长、环境受到破坏、发展不足以及贫穷现象持续存在的爆炸性时期,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我们动荡不安的地球,需要的是政治家风度、政治意愿及合作,以进行有意义的变革。仅仅市场力量并未给人们带来参加和受益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充分机会。我们处在一种在具有巨大潜力的同时却越来越贫穷的怪现象之中。科学和技术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根除贫困并在本世纪末把这种现象减少一半。然而,我们今天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仅有10年前一半的增长率,并出现可怕的“失业增长”的现象——越来越少的工作,越来越多的贫穷和不平等。

必须查明全球贫困的根源并制订出一项消除这种现象的整体战略。这需要一种全面的全球观点并认识到我们时代主要的矛盾所在:生产资料的巨大增长和过时的生产关系,以及解决这种矛盾现象的集体意志。

主要由于日益严重的贫穷以及南北方和南北方之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国际市场越来越缩小,在这样一种市场的激烈竞争之中,工业化世界的三个中心——北美、西欧和日本——正借助于资本更密集的增长并利用越来越尖端的技术:计算机和机器人,控制论和自动化。如果第三世界国家在一道未能实现很久以前规划的工业产品生产的25%的目标,而绝大多数人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远远落后并承担着不合理和不道德的债务支付的沉重负担,这些国家中的贫穷和无技术的人如何能够在“地球村”和“无国界的世界”中生存?北方在机器人和自动化方面的迅速发展,还对南方很多国家的竞争性工资水平的优势构成威胁。而存在预算赤字、失业和退休人数增加以及福利基金不足等问题的工业化国家,无法支付凯恩斯的奢侈的政府刺激经济投资和“工作福利”。

在混乱和不稳定的形势下,并且由于看不到解决

办法,反动的极端右翼分子和新法西斯主义分子在政治上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并且变得更刺耳地畅所欲言。对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各国的3 000多万失业人士的失望和绝望,没有解决办法。绝望导致了酗酒、吸毒、犯罪和自杀。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正在兴起,导致种族和民族紧张关系以及日益增长的内乱。

北南对话变得衰弱并已经成为聋子的对话。在南方,正在增长的失业和赤贫同迅速的人口增长、城市化、过分拥挤、疾病、生产和使用毒品、难民跨越国界的潮流增加以及对环境的不可逆转的破坏正在相互作用。以前有人说,柏林墙阻止了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到西方来,现在却正在竖立新的墙以阻止人们进入发达的、工业化的国家。

处理全球疾病的症状是不够的。紧迫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结构调整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都是必需的,但是,改革必须基于社会正义之上,并且顾及人的方面。人的需要和人的安全应该是发展的目标。在这方面,必须更为强调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并应大力加速裁军,以便世界上绝望的和饥饿的人们能从大大增加了的节省中受益。

发展议程必须包括对于各种可能做法的批评性分析,并且必须涉及第三世界的国际竞争性、国际合作促进发展的新方式的基础、以及发展的资金筹措。它还必须处理核心问题:减轻贫困、扩大生产性就业和促进社会参与,尤其是处于更不利地位的群体和少数群体。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人民——我重复人民——必须发挥中心作用。他们必须充分参与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便利利用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塑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和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界。

作为一个继续相信本组织有巨大潜力使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居住地方的一个小国的领导人,我呼吁大

会致力于这一紧迫任务。让我们共同努力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的事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刚才所发表的讲话。

圭亚那共和国总统且迪·哈甘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秘鲁共和国制宪总统阿尔贝托·藤森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现在大会将听取秘鲁共和国制宪总统的讲话。

秘鲁共和国制宪总统阿尔贝托·藤森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厅。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秘鲁共和国制宪总统阿尔贝托·藤森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发表讲话。

藤森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1990年,秘鲁人民——一个古老文化的继承者,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人民一样,遭受殖民主义的后果并且随后又遭受了由于我们的历史所造成的各种失败——开始越来越多地问自己,为什么他们没有达到堪同发达国家相比的真正有尊严的生存水平。

为什么一个以人民勤奋并享有明显民主著称的富国却要遭受恶性通货膨胀、孤立于国际财政大家庭之外、恐怖主义、贩毒、贪污和内外债。简而言之,为什么它难以治理?

所谓的传统民主,没有解决秘鲁的任何严重问题,只不过是拥有特权的少数人、上流社会和政党领导人之间的斗争,他们轮流掌权,而国家却越来越深陷于贫困之中。

然而,各个国家并没有在这种危机之中分崩离析;

恰恰相反,它们被激起进行道义上和物质上的重建。秘鲁的情况也正是如此。

我问我自己,并且问在座的诸位,即全世界各国的代表们,“何者应予最优先考虑:狭隘地、盲目地捍卫现在已经没有价值和过时了的一种机制俗套,还是千千万万人类的更美好的命运?”

我们在秘鲁也曾经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政府今天戏剧性地经历的这种分裂。

我们为什么要恐惧改变历史进程呢,不论改变有多么剧烈?治理就是要坚决果断地面对问题,而不是推迟、甚至逃避作出决定。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国家和文明处在生死关头,每个国家都需要找出它自己的路线和自己的解决办法,然后根据自己的现实来重建其民主。做不到这一点,就根本无法治理,这种局势往往会导致无政府主义,进而不可避免地引发暴力。

事实证明,秘鲁早期的政治制度是大陆上最无效率者之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光辉道路和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应运而生。

光辉道路运动的榜样是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这就是为什么该集团十年来的活动始终意在摧毁现体制:工业、实验室、电塔、机器、桥梁、公路和公共建筑,导致了全国高达250亿美元的物质破坏和损失。罪犯对世界贸易中心的攻击使纽约明白了恐怖主义分子的疯狂为何物。谢天谢地,这只是一个孤立的例子。

我们处在明显的和根本的转折点:或者我们制止危机和不断促成危机的恐怖主义,或者国家走向彻底崩溃。我的责任是治理,而不是为秘鲁料理后事。

我们反恐怖主义的战略导致了在全国,尤其是在州立大学和监狱等等截然不同的地方重申权威的原则。

一年之前,阿维马埃尔·古斯曼被抓获后,曾经发表激烈声明,要他的追随者继续毫不留情地与秘鲁的国

家和社会作战。今天,他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向我这位秘鲁总统上诉,要取消他以往凶残的目标。这就表明,他终于接受了他的极权主义事业的彻底失败。

事实上,最近我收到了光辉道路的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斯曼发自狱中的一封发人深省的信,信中他要求达成“和平协定”。请允许我重复,阿维马埃尔·古斯曼·雷诺索要求秘鲁总统商谈“和平协定”。但“和平协定”意味着由平等的交战双方之间进行谈判,而所谓平等,不仅是军事上的平等,而且也是精神和道义上的平等。这是令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与一个联合国所说的种族灭绝恐怖主义集团没有谈判可言,这个集团的领导人,去年被抓获,经审判后,判处终身监禁,他没有任何权利参与谈判。此外,秘鲁国家与这些罪犯之间实力悬殊,双方无平等可言。毫无疑问,人们完全承认,秘鲁的国家、军队、警察和人民正在战胜恐怖主义。

秘鲁政府充分意识到,它有义务尊重《日内瓦公约》所载的国际原则。然而,它绝不会作出任何让步,损害在秘鲁彻底恢复和平的进程。一旦在我国实现和平和彻底消除恐怖主义,我们还将阻止恐怖主义蔓延到们大陆南锥体的其他部分。

秘鲁政府和人民将继续坚持不懈地与恐怖主义暴力作战,不论是否得到这些组织领导人的请求。他们如果真的希望尽快实现和平,应当立即和无条件地停止恐怖主义行动和他们的宣传,作为第一步,使秘鲁国家可以防止秘鲁人民进一步流血和遭受苦难,并采取新的必要步骤,以推动有关进程,而秘鲁政府将通过这一进程,在我向本国公民保证的日期,也即1995年之前全面巩固国内和平。

两万五千人死亡;成千上万的农民逃离村庄;数以千计的孤儿寡母;几百人伤残,包括平民、警察和军人;

成千上万的儿童在一场残酷的战争长大;250亿美元的物质损失;整个国家因恐怖和动荡陷入瘫痪状态:这就是十三年来的灾难性后果,在这十三年期间,一个被认为是民主的国家在极权主义恐怖面前似乎已不存在。在我的政府制定反恐怖主义战略之后17个月内,仅仅17个月,这一恶性循环已临近结束。现在我们可以谈论秘鲁的国家和民主。

在我国,正在设计新的模范民主。它包含一些不寻常的成份:普通人认识到他被长期地排斥在文明生活的主流之外;他作为幸存者经历了本世纪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并作出牺牲;而且他同样成功地在充分使用他的自卫权和个人与每一个公民的普遍权利的格局中参与了反对民主恐怖主义分子威胁的战争。

秘鲁可以再次见到天光。战争的恶梦现在已经甩在我们后面。那些怀疑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现在必须承认它确实发生了,并且必须承认1992年4月作出的决定是绝对必要的。秘鲁正再次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一个吸引了数以千计游客的国家,他们充满信心地见证了他们的新气象,一个有希望的国家,一个外国资本流入的国家,从而产生了更多的就业和财富。不久的将来,秘鲁人民将有一次历史性的机会决定一份宪法,体现将保证我国和平与进步的彻底改革。这将结束恶性循环。秘鲁现在是一个对世界开放的国家——一个象整个地球上其他国家一样通过实行真正的民主和有利于我国人民的政府体制开始充分行使自由和繁荣国家的权利的国家。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秘鲁共和国宪制总统刚才的讲话。

秘鲁共和国宪制总统阿尔贝托·藤森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奥乔亚·安蒂奇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委内瑞拉特别祝贺你当选为第四十八届大会的主席。对我们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圭亚那常驻代表——一个同我国保持特别友好和合作关系的国家的代表在大会的重要时候指导工作。委内瑞拉总统拉蒙·J·贝拉斯克斯先生本想参加这一重要场合。然而,我国当前的局势需要他留在加拉加斯。

近几个月来,委内瑞拉不得不担负起特别的责任。

昨天是我们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工作的最后一天。在任期间,具有极其重要性的事件在世界上发生。特别是在过去12个月里,令我们恐怖地看到仇恨、野蛮和种族清洗的事件再次发生,我们本以为这些只属于历史上最悲哀和黑暗的篇章。在支解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冲突中,委内瑞拉为保护人权起了重要作用——一个为安理会其他成员广泛承认的作用。在国际机构的格局中,我们首先是谋求恢复那个动荡地区的和平。

联合国在为维持秩序而开展的行动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甚至在一些尚未实现和平的地区行动。在世界新格局中,一个为对话和谈判的目的而建立的组织面临着种种不同的挑战。它从传统意义上的维持秩序发展到包括军事方面、人道主义、机构和选举援助、监督人权问题以及甚至是发展援助等行动。近几个月来,联合国在不断变化的国际背景下起了积极和多样的作用。

今年,世界也见到了新希望的产生。在本星球上一个最为动荡不堪的地区,一个看来没有希望达成谅解或今后共处的地区,两个老敌手——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共同谋求和平以及两个民族和睦发展

的方向迈出了意义重大的步骤。委内瑞拉欢迎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的华盛顿协定并将在联合国格局内努力达成一组措施和解决办法,帮助消除相去不远的过去的仇恨。同样我们支持一贯作为大会工作关键部分和平行动以及非军事化进程和不扩散核武器。

我们在安理会的几个月期间亲身经历了当今世界事件相继发生的快速节奏。我们对将要走的路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以及世界许多角落所存在的不稳定表示关注。意识形态、确立的价值观念或明确无误的方向已不复存。然而,在混乱当中已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成为人类所接受的单一普遍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人权、捍卫民主和保护环境。

6月份,联合国在维也纳主持了世界人权大会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我们在那里进行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富有成果的对话,目的是共同努力以便铲除我们各国内仍存在的各种不公正。在维也纳,我们懂得了保护人权已成为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人民所关心的课题。会议确认了这些权利的普遍价值并重申,民主、人权和发展是同等重要和相互增强的目标。

进一步促进民主不妨从本组织开始;安全理事会的改革仍有必要,以使其作出的决定更具代表性。大会必须对该问题的讨论给予恰当的重要性。委内瑞拉分享使联合国成为一个更加透明和更加民主的组织的普遍关注。新的国际环境需要一个更具代表性并不存在专有权的安全理事会,这种权利歧视一些成员国。

关于捍卫民主,联合国和区域性组织作出了卓越努力,特别在海地,我们希望看到合法组成的政府将得到恢复;在危地马拉,试图政变的力量被公民社会的影响力击败。今天,民主政权几乎在拉丁美洲所有地方均占优势。然而,我们的民主仍然年青并且在近几个月中经历了一些困难。

我们在危地马拉克服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毫无疑问地对我们的体制起到加强作用。根据一个完全在法律框架内加以执行的程序,拉蒙·贝拉斯克斯先生继任最高职位。他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以他在其生涯中所表现出的忠诚和对委内瑞拉思想精神的深刻了解受到全国所有政治力量的尊重。

民主是一种价值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对体制的尊重不仅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必要。为使用武力寻找依据的企图在拉丁美洲始终存在。秩序、反对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国家的无效率,这些理由经常被人们用来为那些最终未能重新建立秩序但却废除了自由的政权作为借口。过去在委内瑞拉曾发生过。今天,我们能够平静地等待我们机构的运转并且我们现在可以自豪地说,委内瑞拉存在民主而且我们已能够克服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

但是,我们的未来被经济困难的阴云所笼罩。捍卫和维护民主需要工业化国家在寻求一种将给我们的贫困人民带来有尊严的生活的经济发展模式过程中进行充分合作。为此,我们支持大会主席塞缪尔·英萨纳利先生提出的召开一次讨论世界经济问题首脑会议的建议并同意解决这些问题的行动纲领。我们同意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提出的《和平纲领》应由一项发展纲领加以补充的看法;它将使社会经济问题比那些纯粹政治性质的问题受到同等重视。民主的建立与维持要求实现一种平衡和平等的全球增长率。

均衡增长是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纽约举行的首届会议的中心议题。该委员会的建立是里约热内卢地球首脑会议的最具重要意义的成果之一。发展、为获得这种发展所需的财政资源和严格保护环境诸问题之间有一种密切联系。尽管缺少令人鼓舞的结果,我们仍

对《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深信不疑并想提醒各位对第三和第四项原则给予特别注意,其内容如下:

原则三:

“发展权利必须得到履行,以便平等地满足当前与后代的发展和环境需求。”

原则四:

“为实现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应成为发展进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并且不能将其与这一进程隔离地看待。”

因此,我们对目前在委内瑞拉的亚马孙边境正在发生的事情表示极大的关注。我国对维护自然给予非常特殊的重视。不过领土的17%是由受到特别保护的国家公园所组成,那里的各种经济活动受到密切观察和限制。特别是在南部边境,我们在建立面积达6万平方公里的上奥里诺科-卡西基亚雷河生物圈保留地的过程中得到了科学机构和大学的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在此区域内的各项活动必须与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相一致。对土著人民的文化和语言传统将给予特别重视,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始终与保护自然是一致的。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过去的五年当中经受了一次真正的入侵,其结果对环境具有灾难性并且还给该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暴力气氛。

其原因是非法采矿,这种活动在利用亚马孙地区的森林茂密和交通困难的性质的同时,正在破坏河流和整公顷的植被。这种现象所达到的规模之大足以引起关注,并到了各国正失去控制的地步。就是在最近,在今年七月,非法的采矿者们屠杀了一批雅诺玛米部落的委内瑞拉人。犯下这些罪行的巴西和委内瑞拉已成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来调查事实并保证将罪犯绳之以法。但能够发生这些事件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了我們正在亚马孙地区所面临的局势的严重性。树木正被砍倒,我们

伟大河流的源头的森林正被砍光,这个伟大的热带的森林的水正受到水银的污染,该区域原来的居住者,土著居民正在被杀害。

委内瑞拉的长达2 200公里的亚马孙边境得到了保护。在我国一边是一个生物圈保留地,在巴西一边是建立于1992年,覆盖9万4千平方公里的雅诺玛米公园。尽管如此,土著委内瑞拉人的被杀害表明暴力和破坏正开始渗入这些受保护的地区。在非法采矿业的后面是黄金和钻石跨国公司,是这些公司武装非法采矿者,向他们提供机器并在森林中建造飞机跑道。他们正在砍伐亚马孙地区的森林。每一年都有一块面积相当于葡萄牙的大小森林被破坏。他们正在消灭植物和动物:据估计,在今后的25年中将有1百 20万个物种消失。他们正在灭绝当地人口,而且这是发生在1993年,发生在全世界正在纪念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年的时候。

因此,委内瑞拉在国际社会面前发言,谴责这种严重的环境局势。亚马孙盆地的所有国家都已明确宣布了我们对所涉土地的主权。亚马孙地区属于我们,但我们现在有责任为了今后的世代保护它。我们必须一同努力来保护我们的热带森林。本区域的每个国家都正在进行特别努力,以便应付在这个生态平衡如此不稳定的地区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我们特别欢迎在巴西设立亚马孙地区环境和保护部,它将无疑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因素。只有在该区域各国之间进行开诚布公和真诚的对话,我们才将能够抵抗正在无视道德,破坏这个人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黄金和钻石跨国公司。

我们必须履行在里约热内卢首脑会议上所作的环境承诺。我们需要有技术支助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支持,以便对抗正在破坏我们的遗产的经济利

益集团。我呼吁矿业跨国公司懂得发展并不意味着破坏,呼吁各国际机构帮助我们在这一区域执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并呼吁最富有的国家懂得,当在拉丁美洲人口的大量阶层中仍然存在着贫困和无知的时候,暴力和环境破坏将继续下去。

在召开地球首脑会议和人权会议,以及现在召开关于人口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会议方面,联合国已完成了一项巨大的任务。这些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现在正在亚马孙地区被违反。委内瑞拉正在进行一项巨大的努力,以便保证保护环境,并常常是保护极其难以进入的地区的环境。我们正在那些不习惯于尊重法律的人的中间为人权进行斗争。我们正在争取执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与那些只寻求迅速地从土壤中发掘财富的公司对抗。这些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们确信,为了保护我们的亚马孙地区,为我们各国人民的世代,并也为了全人类的世代维护它,这项努力是必要的。联合国是一个适当的论坛,以使全世界都了解我们为保护这块领土,保护其生物多样性及其合法居民的完整性所进行的努力。

迪内什·辛格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您被一致推选为主席对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来说是一个好的预兆。我最衷心地祝贺你并对你的成功致以最好的祝愿。

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联合国历史的这个关键时刻给本组织带来了新的远见和新的动力。我们祝愿他的努力取得成功。

一些代表团的领导人对1993年9月30日在印度发生的灾难性地震所表示的同情和关怀使我们深为感动,主席先生,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将立刻赶回印度。

联合国将年届50。它已取得了许多值得赞扬的成就:非殖民化;努力减轻贫困;维持和平;裁军;制订为人

们所接受的国际法准则;尊重人权及关心环境。我要重申印度一贯信赖和支持联合国为确立和平和为了谋福利所做出的努力。我们注意到联合国正在逐渐演变,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宪章》的原则和宗旨。我们支持秘书长努力实现他所说的从旧的联合国向新的联合国的过渡,因为这种过渡对较不发达较不幸的国家特别有利也特别富有成效。

冷战结束所带来的欢欣,在过去两年内已让位于对实现新的全球均衡和稳定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而感到的忧虑。从根本上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困难是由于积极的融合和和谐为一方与分裂和不和为另一方彼此之间相互矛盾的压力而造成的。

冷战分割时代的结束以及制止并逆转军备竞赛的努力已产生了一些融合的力量。有些融合的力量也在全球经济方面发挥作用而全球经济的特点,是各国的生产要素以及贸易、货币、金融、技术、环境、人口和发展的问题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关系。发展中国家想更积极地参与世界经济发展并为其本国建立自由市场的自由化经济这一热切的希望,又增加了一个积极的因素。共同关心的全球生存问题——经济发展与再生、维持环境、人口管理、技术动力以及人人享受保健——已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命运感。通讯革命已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更大程度的文化融合和公开性。

不幸的是,这些融合的力量受到了分裂势力的对抗。这种以宗派和次民族侵略行为、种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顽固不化的行为、恐怖主义、毒品贩运以及武器走私为代表的分裂势力威胁着和平、全球安全、民主、人权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还目睹了在世界许多地区发生的争斗、冲突以及残忍的无休止的无理性的内战。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索马里和阿富汗都使我们感到焦虑与关切。这种局部冲突的扩

散以及日益增多的难民涌过国界的情况都重申了这一自明之理：象目由一样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任何一地的和平遭到破坏就会危及所有地方的和平。

这些分裂势力不但造成了政治的不稳定，而且也在一些情况下造成了经济的崩溃。与此相反，在一些情况下，经济不景气及发展滞缓也导致了政治动乱。往深一层看，排外和狭隘地以自我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政策制订工作，在经济衰退和缺乏活力而使全球经济蒙上阴影时已经显而易见。宏观经济协调工作处于最微弱的状态。保护主义的倾向则处于强劲的时刻。发展中国家作为强劲的动力而推动世界经济的潜力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在发展中国家中，很大部分人口日益恶化的赤贫、饥饿、营养不良、疾病、文盲以及缺乏居住及卫生条件已造成了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到二次后国际经济秩序结构的不平衡及其各种缺陷持续存在，并妨碍了最大程度相互依存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联合国的任务应该是促进积极的融合力量，而即使是无法抵制也应该阻碍分裂和不和的势力。为此，新的联合国将必须重申其赖以建立的根本而不变的原则：尊重各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主权平等。我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在其向第四十八届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所说的话：

“国家主权是使不平等的力量变成平等的绝巧。没有国家主权，国际合作的基本工具就可能被破坏，国际组织本身也许就不可能存在。”(A/48/1, 第16段)

联合国必须为各国建立在尊重法制、民主和多元化基础上的关系准则作出榜样。任何国际框架，无能其是否与和平与发展相关联，必须具有透明度并在非选择性和非歧视的基础上处理全球关系的各种问题。

归根到底，用来判断代表国际新秩序的各种体制、

概念和机构的标准是他们是否有能力为了和平和发展的利益利用并沟通有益的、有创造性的融合势力以及联合国是否有能力确保弱小会员国的利益能在该组织得到充分反映。在这些仍然充满着危险的时代他们必须促进发展合作，并有效地制止忽然陷入不稳定、争斗和混乱的局面，特别是当它们威胁到联合国最终根基所在的各会员国的基础本身时更应该这样做。

有人在大会提及所有这些或大或小、地方性或具有国际方面的冲突，从宗族、宗教和内战角度他们进行了笼统的描述。但我们冷战后世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不允许这样笼统地贴标签。这些冲突也不适合采取笼统和速决的纠正办法。一些动乱或失常情况是会员国所继承的历史遗产的一部分。每个冲突都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果关系母体中；每个冲突都陷入不同的情况和暴力循环。通过单方面外部干涉强制实行和平只能使体现我们在当今许多地方看到的奥威尔式“和平即战争”逻辑的局面长期存在。

智慧在于以和平与和睦所激励的积极世界观克服冲突局势，并在各国和各国人民中间建立必要的信任与和平意愿。印度正是凭着这种精神，愿意同巴基斯坦开始对话，以建立相互信任并促进我们区域的稳定气氛。我只能希望巴基斯坦对此作出回应，同我们进行对话，而不是试图在逃避世界，加剧以后难以解决的分歧。

我们欢迎最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签署的和平协定，并衷心希望，这将真正预示着旨在在西亚建立需要持久和平与繁荣的进一步积极的事态发展。我们还欣见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宣布已朝着一个非种族和民主的南非方向取得不可逆转的进展。印度早在1946年就对南非实行贸易制裁，为响应曼德拉先生的建议，印度已着手解除贸易制裁和实现

同南非的关系正常化。

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承认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国际边界将促进海湾区域局势稳定化。我们希望,忠实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将最终减轻该区域各国目前面临的困难。

在索马里,全体人民都已经历长期的内战和饥荒,几乎没有任何政府机制在处理该局势。这使得联合国采取行动成为当务之急。在索马里的多边行动作为一项空前的人道主义使命,赢得了包括索马里各派领导人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支持。印度就其而言已为这一使命提供最大的分遣队之一。鉴于局势已有所改善,饥饿已得以避免,联合国行动面临着新的问题。联合国有必要让索马里各界人民对其在该国的作用放心,加紧进行政治和解进程,并严格坚持该使命的最初目标。

冷战后时期维持和平行动的大量增加及其被列为新和平纲领的一个因素,立即使人感到宽慰和关切。令人宽慰是因为联合国终于开始在和平与安全领域起到其《宪章》所规定的作用。我们希望联合国在已变化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发挥其充分潜力。同时,联合国以空前规模参与维持和平行动也使我们感到关切,因为联合国在业务上没有充分的准备和能力有效履行这一作用。而且,从法律和概念上讲,联合国介入的权限、程序和规则都没有明确规定。

维持和平行动要取得成功,就必需遵循若干方针和标准。应该充分寻求和试尽《宪章》第6章规定的所有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然后再诉诸第7章规定的维持和平行动。维持和平行动的决定应该以民主和广泛的方式并在充分考虑所有方面后作出。为了得到普遍核可和保持其公正性,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必须以征得各国的同意为基础。它们应该有具体的任务和明确的时限。维持和平行动的规划和执行应该有更高的效率。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几天前在大会发言时已就此提出几项建议,他们应得到大会的考虑。必须非常谨慎和慎重地对待把人道主义救济作为维持和平行动基础的概念。为提供人道主义救济而进行的任何新的联合国行动都必须完全中立--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给有关各方的感觉上完全中立。

这个考虑还必须成为任何有关预防性部署的讨论或决定的指南。联合国决不能无限期地承担过失和无效的维持和平行动。应该为确保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采取种种可能的措施。

我们要强调的和平纲领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特别重视第50条,该条责成安全理事会解决第三国因执行安全理事会议决的制裁而面临的特殊经济问题。我们要求制订一种自动的机制在实行制裁时同时采取补救行动。

实现裁军,特别是核裁军是我们时代任何和平纲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联合国在核可《化学武器公约》后,应该进而考虑在其他裁军领域采取同样步骤。

我们欢迎美国单方决定将核试验的暂停延长到1994年底。核武器国家现在的焦点应当是早日缔结一项普遍的、可核实的和全面的禁止核试验条约,最终导致消除一切核武器。

印度对不扩散的承诺是完全的和明确的。印度历来没有违反的记录。印度在1988年为在一段具体时间内实行核裁军的行动纲领所提的建议对于我们关于使世界免受核武器的全球性迫害的理想仍然很有意义。我们认为,不区分核武器与非核武器国家新的、公正与普遍可适用的非扩散制度应当得到早日的审议。这样一项条约应当对所有国家提出同样的义务。为了使不扩散制度真正有意义,它还必须处理关于不

使用核武器,对生产可裂变物资的可核实的冻结,完全禁止核武器试验以及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谈判的一项公约的问题。核武器在全球的扩散与传播是狭隘的区域范围内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安全的目标缩小到了可笑的地步。我们的希望是,联合国将向这一方向采取坚决的行动,在我所提到那种意义上实现这一点。

发展中国家关注的一个方面是特定的和单方面的出口控制和对有两种用途的和高等的技术的转让的限制问题,其明显的目的是要制止扩散。对不扩散的关注不能被当作阻止发展中国家取得对其发展有关键性重要意义的技术的借口。因此,有必要逐步制定多边的、无歧视和透明的安排,指导这种技术的转让,这样就不会将发展中国家拒绝在和平使用和传播某些关键性技术之外。

召开一次关于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审议在今天新的形势下产生的与裁军有关的全部问题也许是有意义的。在联合国的范围内为促进国际发展合作以财政和技术资源为形式的,由裁军所得的和平红利问题可以是该次特别会议可能讨论的问题之一。

显然,如果要保证发展,就不会有全球安全,因此,我们对发展纲领如同对“和平纲领”一样重视。里约宣言中的《二十一世纪宣言》提出了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合作的计划及方案;联合国第八次贸易与发展会议(第八届贸发会议)的《最后条例》的成果,关于南北之间为促进发展而进行的合作以及即将举行的人口与发展问题会议,加上世界社会发展问题首脑会议,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足够的机会,使之可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的可持续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促进这些工作。关于发展纲领的工作应当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并且在双边和其他多边的范围内以这些与发展有关的行动纲领为基础,并为发展合作提供新的动力。应当强调在

联合国系统内加强处理发展问题的机关和机构的作用、资源和能力。还应当帮助联合国与布雷顿森林机构产生相互交往的关系,这一交往的精神是为对全球经济问题寻求得到周密考虑和创新的解决办法,并且为此目的筹集所有资源。

南北之间的全面和建设性对话以及加强促进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是我们当今时代将东西方的分裂转变为南北方分裂所需要的。印度始终通过77国集团及不结盟运动参加了持续进行的南北对话,并且遵循了焦点明确的对话的要求。印度已成为南南协商与合作的15个发展中国家集团,即15国集团的一部分。我们将于12月在新德里主办该小组的第4次首脑会议。我们代表发展中国家以及通过与77国集团的非正式对话而有了一个令人充满希望的开端,我们希望以我国总理纳拉辛哈·拉奥先生在其向7国集团主席的电报中所说的那种“为全球利益而开展全球合作”的精神在这些开端基础上发展。

存在着持续性对话,但是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与执行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包括: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性的宏观经济协调与决策工作;北方应当对南方的改革与经济开放的努力采取相应的措施,其途径应当是通过推行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扩大经济政策,并且通过减少和消除保护主义障碍在货物、服务与人力方面将这些国家向全球的竞争开放;增加向发展中国家的官方与私营、双边和多边的资本流入,以平衡债务负担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并加速增长与发展;以及平衡的圆满地结束乌拉圭回合,这一回合应当保证大幅度改善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进入市场的机会,及其使用竞争工具的机会。

印度文明深刻的人性的传统,其重点在于宽容、和睦、非暴力与个人的不受侵犯,已经在自由印度建

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政体与社会中得到了现代的表现形式。

作为最大的民主国家并且把纷繁的种族、宗教和语言群体和人民融合在一起是件不容易的任务,一些多样性较小的西方国家人士对此也有所认识。自由印度的《宪法》巩固了这一人道传统,它几乎是一个人权法案。一个强大和独立的司法机构和一个完全自由的新闻界也是印度民主和人权的监督者。

目前,全国人权委员会的建立从机构上再一次推动了印度对有效保护人权的承诺,该委员会由印度最高法院退休首席法官、印度最高法院的一位退休法官、一个州最高法院的前首席法官和其他知名人士,以及3个不同全国委员会的主席组成,这三个本已存在的委员会的工作是保护贱民和贱民部落、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利益。人权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违反人权的指控,并已经获得了广泛的授权,包括为进行有效调查设立特别调查团的权利。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除了刊登在其年度报告中以外还将不时发表,年度报告也将提供给议会。法律还规定各邦政府按照全国委员会的模式设立人权委员会,还要为了迅速审判违反人权的案件设立特别法庭。

我相信,大会成员会同意印度已经设立了最合适的人权委员会,以确保人权在我国得到充分的保护。

我们对普遍接受的非歧视性的人权准则以及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承诺是不容置疑的。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们积极地参加了世界人权会议,这次会议承认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但是,我们感到痛心的是,没有对实现人权所受到的一种主要威胁和障碍予以足够的强调,即恐怖主义,特别是一国赞助和怂恿的针对另一国的恐怖主义。为什么几个所谓人权的提倡者和联合国的会员国存心把注意力放到恐怖分子的人权上——这些人进行

无情的谋杀、破坏、掠夺、毁灭文明生活和破坏民主体制?为什么他们几乎对这种恐怖主义受害者的人权遭到侵犯熟视无睹——这些是无辜平民或捍卫国家的法律和秩序以及领土完整的人?他们扪心自问是否允许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在人权上唱道德高调?

联合国将必须对恐怖分子采取强硬的行动,因为恐怖分子从事各种各样的暴力。他们试图以武力和杀害人民来破坏一个国家中以民主方法作出的决定。联合国必须彻底谴责和完全阻止这种行动,以使人民能够在和平与民主中生活,并按照国家的宪法表达意见。

总之,我们认为,只有在尊重各国主权和完整的情况下,根据一项积极的全球反恐怖主义行动纲领,保护人权的国际合作才会成功。但是,我们谨指出,任何人单方面把人权当作政治压力或干预的工具,或作为贸易的障碍或是发展合作与援助的条件,实际上都起反作用,并阻碍有关国家人民人权的充分实现。

为了加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需要改组其主要机构的职能并为其重新下定义。

安全理事会的责任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急剧增加,需要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在更大程度上参加安理会的决策过程。我们必须认识到,联合国的会员国数量这些年来已经大大增加。因此,会员国在安理会中更平衡和更大的代表性是不可避免的。其成员目标的一致而不是数量的多少决定了任何组织的效率。成员的扩大不应当是有选择或是零敲碎打地进行。扩大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数量的原则和标准应以协商一致商定。为了挑选额外的国家加入安理国,应当考虑到有关国家的人口——这代表了民主的原则和一种权力的因素——经济的规模和未来的潜力,同时考虑到公平地域分配以及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对秘书长作出答复的国家几乎一致认为扩大安理会是必要的。一

些国家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建议。下一个合理的步骤应当是开始一个协商进程,以拟定合适和公平的得到普遍支持的方案。

常任理事国应当听取在大会中得到公平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因此,也必须恢复《宪章》最初所设想的按照大会的作用。

我们正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在这个时刻我们必须具有更远大的眼光,并且在国家和国际各级培养积极的一体化、民主与合作的力量。

我国总理在把1990年代称为政治、经济和环境挑战与变革领域中全球事务的分水岭年代时,表达了一个毫不含糊的信息:

“如果我们把共存与和平作为我们的格言,把共同的普遍利益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就错不了”。

我国政府相信,如此联合努力争取共同利益,将是我们努力成功和实现《宪章》关于协调各国行动以实现这些共同目的的目标的中心。

帕帕康斯坦丁努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表达希腊政府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你当选大会第四十八届主席。你杰出的个人才干和外交技巧是本届会议工作取得进展的好预兆。

如果我不向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表达希腊政府的深切赞赏,感谢他以最杰出的方式履行他崇高的职责,那我就失职了。他的活力、能量、坚韧、政治意志和领导,以及他对新的世界结构有一种果断的设想,为联合国更有效率和更富有创造性地应付二十世纪结束时的各种挑战,提供了宝贵和坚实的基础。我们全力支持他。

让我也同前座的各位发言者一起,在此讲坛上欢迎今年被接纳进联合国的新成员。

印度发生毁灭性地震的悲惨消息使我们深感震惊,地震已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我代表希腊政府和人民,向受害者家属和友好的印度人民,表示我们由衷的同情。

本星期早些时候,比利时外交部长作为欧洲共同体理事会的主席,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12个成员国作了一次讲话。我国政府完全支持这一讲话的内容。

一个空前和历史性的事件加强了生活在中东各国人民的希望。在华盛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朝着和平的方向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希腊同它的欧洲共同体各伙伴一起,全力支持保持目前的势头,以便有关当事各方能够尽早达成全面和持久的协定。我们的立场一贯是,只有通过所有各方的直接对话,才能实现中东和平。1981年,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先生以外长的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时强调,除其他外,

“阿以冲突的持续和所有单方面解决的努力的失败,说明只有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各方之间的对话,才能导致公正和持久地解决。”(A/36/PV.16,英文17页)

对这些为和平铺平道路的历史性直接会谈,我们感到极为满意。

在今天的全球政治舞台上,国际社会必须解决许多既不熟悉,又不简单的挑战。政治和经济条件不同的各地区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影响着陷入暴力和痛苦的循环中的数百万人民。数百万人面临饥饿。然而,即使在生产下降,失业和通货膨胀上升的情况下,世界各地区的人民仍然决心恢复自由与人权,选择他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必须从这种决心中得到鼓舞。为了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人们正在努力改善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

人类的未来同我们在二十世纪中,特别是在最后

四十年中,如何生活和行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这一时期,国际社会把希望寄托于联合国系统,以便解决当代社会的各种挑战。我们组织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服务。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消除不公正、经济不平衡和社会差距的现象,并保护环境。

我们坚信联合国全体成员在道义上有责任集体努力,以确保人类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前面的发言者已经恰当地强调了联合应付各项挑战的需要。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宣布,希腊政府渴望为此目的作出贡献,谨建议2000年1月在希腊召开一次国际联合国首脑会议,目的在于通过一份二十一世纪全球纲领。以这次首脑会议的总议题可以是“伙伴合作以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本机构可以建立一个特设筹备委员会,或不限名额的全体工作组,以处理这次首脑会议的实质性问题 and 组织安排。希腊表示,它愿意并准备为开成这次联合国首脑会议作双边和集体的努力。我不妨补充,希腊毕竟曾是全人类现在所享有的民主的摇篮。它是举行希腊政府所建议的这次首脑会议的适当地点。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尤其是在欧洲,以前的敌人现在正在共同价值概念和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在区域和全球军备控制和军备裁减方面都达成了历史性协议。

这些变化也带来了新的危险和不确定因素:新国家的不断增加;被共产主义压制的许多少数民族的要求重新提了出来,随之出现了边界纠纷的危险;尤其是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崩溃和实现过渡的高昂代价以及民族主义、民族对抗、宗教狂热和民粹主义倾向的重新出现。所有这些问题要求我们以新的方式处理欧洲的安全与稳定问题——这已成为这个古老大陆的重大政治

问题。我还要强调指出,欧洲的安全与东欧、巴尔干半岛和马格里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以机构的成熟联系在一起。由于政治动乱和经济困难而从这些国家来的没有控制和限制和移民可能导致社区和经济问题,影响甚至是比较繁荣的西欧国家。

联合国在维护和平方面的重要性已有了很大的增强。联合国在成立以后的头四十二年中进行了13次维持和平行动,而在1991年至1992年期间已确定了同样数目的维持和平行动。这一比较足以说明问题。仅在上周,安全理事会就决定在海地和利比里亚开展两项新的维持和平行动。

维持和平行动的积极成果加强了联合国的威望、信誉和力量。但是,联合国系统还不能应付如此广泛的挑战,目前的协商一致意见似乎是联合国的方法和能力需要得到调整和改进。联合国、世界领导人和得到尊重的智囊团已经考虑了预防和遏制冲突的更为有效的方法。秘书长的“和平纲领”推动了正在进行的讨论并已经使一系列措施得以采取。

希腊强烈支持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缔造和平和建立和平的活动。我们在索马里、伊拉克、科威特和西撒哈拉的存在表明我们越来越参与维持和平。在这方面,我还要提一下我们对联合国在柬埔寨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选举监督团的贡献。

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塞浦路斯仍然被占领并处于分裂状态。3万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塞浦路斯共和国38%的领土。此外,从大陆去的成千上万名定居者打破了塞浦路斯人口构成的平衡。我们深为忧虑地注意到,在过去一年中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方面完全没有进展。尽管秘书长及其代表进行了努力,在纽约和塞浦路斯举行的会谈由于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不愿意就全面协议或建立信任措施进行富有意义的谈判而陷入僵

局。我们与秘书长一样要求土耳其充分履行其责任,对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施加决定性影响,以取得进展。

最近在中东取得的冲破证明,只要有政治意愿,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安卡拉需要表现出这种真正的意愿,以重新实现塞浦路斯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同时保障和保护其全体公民的权利。在此,我要提醒大会,失踪人员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希腊将保持其建设性态度,希望对方也表现出同样的态度。我国政府今年将其向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所交纳的费用增加到650万美元,这表明我们坚决致力于实现政治解决,同时维持塞浦路斯的和平。

我们特别关切地注视着中欧和东欧国家为巩固其民主机制和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而进行决定性改革的不懈努力。我们对他们要求获得援助的呼声表示同情。我们参加了为促进这些新建立的国家顺利溶入国际机构而提出的所有倡议。巩固俄罗斯的民主机构和程序对欧洲、尤其是对我国来说至关重要。

欧洲的急剧变化带来动荡的一个雄辩的例子是前南斯拉夫的局势。在那里,尤其是在波斯尼亚,动乱又转变成一场空前规模的悲剧。不管我们对防止和减轻人民的痛苦作出多大贡献,在各方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之前,没有任何补救办法。各方领导人应意识到,战争的继续将增加仇恨、减少妥协的机会,应为其人民的利益抓住任何可以接受的机会以实现和平。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共同主席已竭尽全力使各派领导人相信这些简单的真理,他们自始至终地试图使谈判按照伦敦会议的各项原则进行。赛勒斯·万斯、索瓦尔德·斯腾伯格和欧文爵士进行了巨大努力,应该得到我们的感谢。

希腊和它欧洲共同体的伙伴一起在寻求全面谈判解决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今年5月雅典会议之后我们

接近于达成一项协议,希腊政府、尤其是米佐塔基斯总理为此作出了艰苦努力。让我们希望,不要失去目前的机会。

一旦在波斯尼亚达成一项协议,我们必须积极参与重建南斯拉夫的巨大任务。我们提议马上开始这一任务制订出计划。主要责任在于欧洲共同体。希腊愿意主办一次由各捐助者以及邻国参加的前南斯拉夫复兴和重建国际会议。大量的经济和财政援助是实现社会和谐和巩固民主的先决条件。让我们希望,和平能尽快实现,而不会拖延。现在应认真考虑为和平实现以后制订出计划。

我要提醒大会的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协定来得非常突然,因此,国际社会到现在才开始考虑协助该地区进行恢复,实现经济重建和复兴。让我们不要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也这样迟缓。有关各方,尤其是欧洲共同体以及邻近国家都应认真考虑实现和平后的日子。

我国政府非常感谢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共同主席依照安全理事会第817(1993)号决议所进行的努力。我们感谢万斯先生同意按照安全理事会第845(1993)号决议继续进行这一努力。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增进巴尔干地区的稳定。希腊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正努力消除巴尔干地区一个潜在的摩擦点,因为这种摩擦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带来不可预测的甚至严重的后果。

我此刻重申,我们真心希望尽量加强我们与所有邻国的关系。我们一直奉行这一政策。为此,我们将继续努力,以使我们的北方各邻国能够完成重建其经济的艰难任务。巴尔干各国经济互相依存,不可分割,我们需要北方各邻国的合作,以进一步把我们的经济与中欧、北欧的西欧国家的经济连接起来。我们的邻

国也需要希腊的合作,以把它们的经济纳入欧洲共同体,并进入地中海和中东的贸易渠道。

希腊充分意识到需要帮助并已经大力帮助了阿尔巴尼亚克服其巨大的经济困难和巩固其民主体制。同时,我们再次敦促阿尔巴尼亚政府切实给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进程内确定的、尤其在教育和宗教方面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不应剥夺希腊少数民族或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少数民族的宗教自由和受教育的权利。阿尔巴尼亚不能剥夺属于其境内各少数民族、同它在国外的少数民族所争取的那种权利。

消除特别是包括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尽管已取得进展,但我们仍须坚持这一目标。1993年1月12日签署化学武器公约,是一个重要步骤。我们期望1995年的会议会无条件和无限期地延长《不扩散条约》。我们还满意地注意到在谈判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方面取得的进展。

今年6月于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导致形成了涉及我们各个社会广大阶层的共同观点和战略,并导致了在该领域中活动的各个机构和组织之间进行更良好合作的前景。

我们希望,南非的暴力恶性循环将在所有南非领导人的合作下迅速结束,而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将会产生。希腊同其欧洲共同体的伙伴们一道,打算在帮助该国向多数人统治过渡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索马里,联合国开始了第一次维持和平行动,以确保人道主义行动所需的安全环境、解除民兵的武装并执行政治复兴的艰难任务。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平定,尽管仍存在严重问题。希腊作为向联合国索马里行动提供部队的国家,坚信不应让这一行动失败。

希腊同其欧洲共同体的伙伴们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与拉丁美洲各国保持有成果的对话。在圣何塞和里约热内卢部长级会议上,将以极大的兴趣继续这种对话;该会议将于明年由希腊任欧洲共同体主席的情况下在希腊举行。

在很多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生活标准继续下降,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至少是好坏参半。所以,亚洲的一些经济十分活跃。拉丁美洲随着摆脱债务危机,一直在推行成功的结构调整计划。另一方面,一半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仍然暗淡。非洲的情况尤为如此,那里的需求是很紧迫的。

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增长应是持续性的,即它创造更多的就业,减少贫穷并带来机会的更大平等,而且还促进人的自由和环境保护。需要成功的国家政策来促使人民更多地参加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

最后,我不仅以希腊外交部长的身份,而且作为一个希望看到其子孙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和更美好的世界——一个容忍、和平与团结的世界——中的人,向每个成员发出呼吁:让我们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联合努力并分享我们的经验。让我们互相容忍以确保我们的子女及他们的子女享有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确保团结和伙伴精神战胜毫无结果的敌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极权的意识形态与政权。让我们一道努力去消除战争、饥饿、种族灭绝、“种族清洗”、浩劫、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和侵略。

下午1时10分散会

